

歷史空間

奏摺曲直與社會環境

李恩柱

古代臣子怎樣向帝王論述一事情, 傳流下來的史籍或多或少會涉及一些。但凡名臣, 不論古今, 論諫、請勸也好, 陳乞、進獻也罷, 總能做到寫作動機純正, 不畏強暴, 文必「篤誠」。

漢武帝時, 「徵發煩數, 百姓貧耗, 窮民犯法, 奸軌不勝」, 社會形勢很嚴峻。皇帝任用酷吏釐定發條, 治理社會, 結果屈打成招之事不斷, 羅織罪行之舉猖獗, 「奸猾巧法轉相比況, 禁罔浸密, 律令煩苛, 文書盈於幾閣, 典者不能遍睹」。

漢昭帝逝世後, 昌邑王劉賀被廢黜, 漢宣帝登上皇位。不久, 路溫舒呈上奏書, 揭露司法界的黑暗, 主張崇尚德治, 放棄刑罰。他請求漢宣帝「省法制, 寬刑罰」, 以求天下太平。

漢宣帝時劉徹乃第七任大漢王朝皇帝, 他的治國措施在他的子孫那裏仍然頗具力量, 到第8任漢昭帝、第9任少帝劉賀, 直至第10任漢宣帝, 都難以擺脫那巨大的身影。



漢武帝劉徹。網上圖片



漢宣帝劉詢。網上圖片

漢宣帝能接受路溫舒的上書, 並「善其言」, 根本原因在於當時的政治環境——第一, 登基的時日不太長久; 第二, 有強化劉家統治的願望。按理, 稱皇稱帝的時間與是否接受臣下的意見, 不該有任何邏輯關係, 然而事實上卻是有的。

這些話, 可以省略嗎? 在封建專制社會萬萬不可。在君權神聖的社會裡, 皇帝手中擁有無限的權力, 他們對政策的制訂和事件的發展起着決定性作用。

疏中空話、套話、假話隨處可見, 其實這種獨特的行文方法與客觀現實有關。最明顯的是李斯的兩篇奏疏《諫逐客書》和《勸秦二世行督責書》。

中國歷代的奏議多難以統計, 有一類比李斯的奏摺還要圓滑周旋。光緒六年 (1880年), 八月十二日, 慈禧命太監李三順送東西給醇親王奕譞的福晉。

張、陳天生這樣做文章嗎? 我們讀張之洞的文章, 讀陳寶琛的詩文, 沒有如此繞來繞去的文字, 他們的「王顧左右」是被環境逼迫的。得罪了慈禧, 不要說奏疏的本意達不到, 弄不好官職、性命皆不保。

豆棚閒話 老年人的寫作

葉兆言

老年人的寫作, 想寫就寫, 不該是個問題。偏偏最近一段時期, 總是困擾我。常常有人詢問, 或是寫信或是電話, 應該如何寫作, 怎樣才能當作家。

我母親非要讓兒子回答這些棘手的問題, 不是她在寫作, 是她一個多年的老朋友寫了些東西, 希望能提些意見。我推托不了, 只能硬頭皮, 試着用手寫信。

不由地想起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這一兩年, 開始每天臨幾張大字, 也還算認真吧。給一位書法家看, 他說全是錯, 這麼寫下去, 一輩子也寫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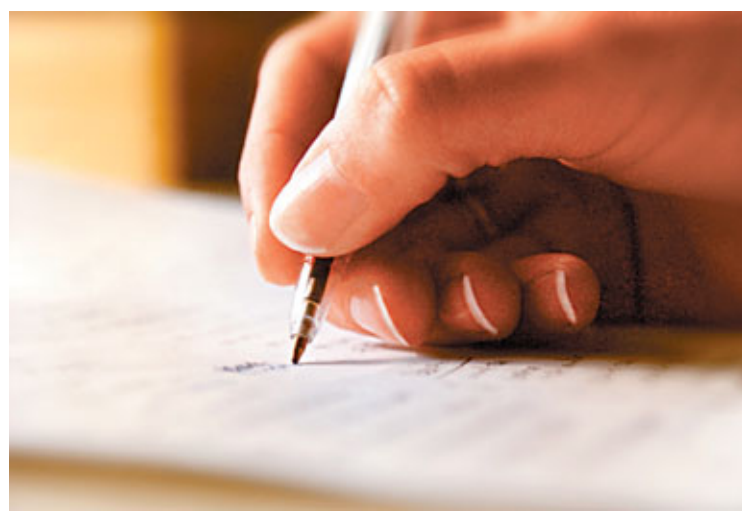
老作家汪曾祺談創作, 說中國的散文一敗於楊朔, 二敗於劉白羽。意思是說自從這兩位被文壇器重, 假話大話空話的習氣便流行起來。

啟功老先生曾說, 習書法最好的老師是碑帖, 有它們作樣板, 用不着再去請教別人。他老人家說的是正師法, 如果加上以上兩種不好的反面教訓, 今天的寫作者, 不管白髮蒼蒼的耆老, 還是稚氣未脫的兒童。

具體說, 拿自己寫出來的文字, 與好和不好的東西對照。有楊朔和劉白羽的習氣, 一味光明, 這不好。像大字報批稿, 充滿戾氣, 也不好。再具體說, 實實在在的文字都是好的。

老年人寫作, 首先, 或者說最重要, 自己要願意寫, 要想寫。我的姑姑已八十多歲, 能寫一手漂亮文章, 不止一次勸她, 手上有金剛鑽, 為什麼不寫點什麼。

天意憐幽草, 人間愛晚晴, 老年人願意寫, 願意回憶過去, 有益於身心健康, 何樂不為。



新春音樂會上, 一曲膾炙人口的《春之聲圓舞曲》, 令全場觀眾如醉如癡。彷彿在悠揚的樂曲中, 共同穿越了室外的隆冬酷寒, 來到和煦的春風裡。

《春之聲圓舞曲》, 是開名師的奧地利作曲家約翰·施特勞斯的名作, 誕生後迅速風靡世界。這首經典華爾滋是專為劇院演出而寫, 原為鋼琴曲, 改編成管絃樂後, 成為音樂會上的常青樹。



湖畔的楊柳在聆聽春之聲嗎? 網上圖片

生活點滴

諦聽春之聲

成志偉

啾啾, 春潮澎湃, 春歌聲聲。人人沐浴在明媚的春光裡, 放浪地抒發着久蓄的春情, 盼望着、擁有一個充滿無限希望的新的春天。

在這個乍暖還寒的冬春之交, 我在華彩的音樂中, 靜靜地諦聽春之聲。啊! 我已經聽到了春的消息, 聽到了春的呼吸, 聽到了春的腳步, 聽到了春的歌聲。是了, 春風拂面, 春陽朗照, 人間的又一個喜春就在眼前了!

古典瞬間

文人筆下的郟城大地震

戴永夏

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 (1668年7月25日晚8時), 我國山東南部的沂河、滄河流域發生一起8.5級的大地震。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發生在大陸東部的最大一次地震。

較全面地反映這次大地震的, 是清代詩人兼書畫家彭孫貽。地震發生時, 他正路經離郟城不遠的泰安, 住在旅店中。事後, 他採訪了大量真實材料, 將山東各地的災情分別寫進他的《客舍偶聞》一書中。

寥寥數語, 就把地震的巨大聲勢和震後郟城牆倒屋塌、地裂泉湧、河水暴漲、百姓罹難的悲慘情景寫了出來, 令人讀之不勝震驚。此外, 他還把在旅店中遭遇地震的驚險情景寫在《夜宿杜家廟作》一詩中:

震, 各疾趨出。見樓閣房舍, 僕而復起, 牆傾屋塌之聲, 與兒啼女號, 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 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丈餘, 雞鳴犬吠滿城中。

接着, 他又寫了他所聽到的一些地方的震情: 「後聞某處井傾側, 不可汲; 某家樓台南北易向; 棲霞山裂, 沂水陷穴廣數畝。」

大震讓百姓紛紛奔逃, 然而能僥倖活下來的卻無家可歸, 妻離子散。他們眼的世界是「頽垣敗壁荒村」, 「積屍腐臭無棺殮」。

他們原以為震後災難就停止了, 沒想到湧災又接踵而來。秋收已經無望, 而麥季收的一點麥子又要繳納官稅, 這讓人割心肉上肉一樣疼痛難忍。

還有一位大作家蒲松齡, 他也親身經歷了這次地震。那天晚上, 他正在家鄉長山縣 (即今鄒平縣, 也是重災區) 表兄李篤之家做客, 兩人秉燭喝酒時, 地震發生了。



地震的「傷痕」。網上圖片